

唯有深情，可以温柔岁月

□胡美霞

我的父亲和母亲同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。几年前，母亲与父亲先后中风，所幸仍有自理能力。他俩现在乡下老家相依相伴过日子。

父母亲在我眼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不仅是因为当下的和谐与幸福，还有他们数十年的磕磕碰碰，从青春到年暮，从相争到相爱。

在我小时候，我的父亲母亲经常吵架。母亲的脾气比较急躁，而父亲被逼急了偶尔也会动手推母亲一把，母亲就借机不依不饶。

别看我的父母三天两头吵架，其实他们是在那个年代里少有的经过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妻。母亲有时会跟我们说起经年往事。在与母亲结婚前，父亲家里可以说是整个村庄里最穷的一户人家。我母亲与父亲同村，两家的院子虽只隔着一口池塘，但家境隔了好几条江。据我母亲描述，她年轻时，肤白、身高、微胖，留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，像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春波歌里唱的“小芳”。十九岁的母亲收到了来自父亲的信，但母亲那时

根本不放在心上。

我母亲自身条件不差，眼光也高。在谈婚论嫁的年华，母亲不想为了结婚而将就，结果就是年龄越拖越大，一晃成了二十九岁的大姑娘。十年间，父亲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姑娘。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母亲看到了父亲的责任感。父亲对家里人很好，无论是多病的母亲还是年少的姐妹，他都尽心尽职地照顾。母亲正是看中了父亲的这一点，终于点头答应了他。

结婚以后，父亲对他原先家庭的态度一点没变。我母亲感觉受冷落，企图通过吵闹来让父亲看到她的委屈，但事情往往不能如愿。父亲依然故我，母亲只能自怨自艾。后来，为了谋求生计，我父亲远赴千里之外的新疆做小生意。父亲与母亲距离远了，心却靠近了。家里买了电视机后，母亲总是每天准时守候在电视机旁收看新疆的天气预报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如梭。如今，父亲和母亲相互帮衬着过日子，已不见

了往日的剑拔弩张。每次我回家，母亲总会说父亲身体怎么不好了，父亲会说母亲不按时吃药等等。母亲身体不舒服时，父亲总是耐心地帮她揉、帮她捏、帮她捶。我还亲眼看到了温馨的一幕：母亲洗完澡后，大腹便便的父亲没等母亲说，便自觉且艰难地蹲下来为母亲穿袜子、套裤脚。我对我母亲说：妈，你看，爸爸对你这么好，连衣服都帮你穿。母亲笑着答：你爸他是做给你看的。说着，母亲的脸色因为掩藏不住笑意，连皱纹都快飞出来了！

已逾古稀的母亲被岁月拿走了青春，却得到了父亲的日夜相伴。如叶芝《当你老了》的诗歌：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他们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，收起了自己的脾性，回应自己和对方的需要，彼此懂得，彼此珍惜。

青春易逝，岁月难留。唯有一份岁月风雨凝结的深情，在晚年扶持的日子里缓缓荡漾开来，温柔了他们并肩走过的岁月。

花事了绿妖娆

宋扬

姹紫嫣红的春香消玉殒时，诗人们多伤感哀叹。百花无看处，三月到残时。开到荼靡花事了，尘烟过，知多少？绿多不起眼，与鲜艳的花相比，它很难代表春的热闹繁华。然而，你看，花到荼靡时，大地绿更深。那些绿，是时间的画笔一点点染成的。

林徽因的《人间四月天》由初春入笔，雪化后那片鹅黄，新鲜初放芽的绿；在诗人贺知章眼里，嫩柳含烟小绽金，新柳如烟似金，多肉植物般地饱满，还跃动着金属般的光泽。云白叶绿。叶绿着白，云白着绿。树梢的云和若有若无的叶很容易就模糊在了一起。

清明后再看，树梢的绿像水一样

流淌到树的枝杈。此时，用“笼”作量词，才更贴合绿的规模。园林渐觉清阴寒，远望一丛树，已经看不到树杈间稀稀拉拉的鸟巢，看不到树下疏落的遗柯。溪头烟树翠相围，树叶像铠甲一样，把树身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
气温像坐了火箭一样攀升。阳光不再温柔可人，它要赶在谷雨前，赶在秧田的小苗分栽前，把一田油菜英催熟。一茬一茬，旧去新来。油菜英在阳光的催逼中感到了急迫，它一使劲，裂出一颗颗黄金。俯瞰一垄油菜田，黄色重回大地，已是鹅黄变苍茫。油菜丛里，油菜秆在输送最后的力量。白桦林像挂剑的武士挺立着身姿。

花开荼靡花事了，却是人间绿正

娇。卷菜心如绿玫瑰，花瓣里还有昨夜的小雨滴，珍珠一样擎着。玫瑰、珍珠，是大地奉献给天空的爱情。麻柳树吊出一串串白绿白绿的项链。西红柿的花儿碎碎点点，像不起眼的小星星。它的大喇叭还没有完全伸开，它还不愿在此时吹响生命奔跑的号角；不久前才收割完蚕豆的地里，歪歪扭扭地，豇豆苗的柔须试探着爬上了架子，小蛇一样，一厘米、一厘米，爬向天空和太阳，锄地老人割掉绿着老掉的冬寒菜，撒下玉米粒，要不了多久，一茬嫩绿又将破土而出。

大地万物，生生不息。诗人们为何要沉浸在春逝的哀伤中呢？莫叹春尽花事了，人间正是绿妖娆。

一只手表

胡岳山

对现代人来说，手表已不是一件稀罕物。而我家中曾有一只钟山牌手表，它承载着父爱的记忆。

记得1983年9月某天，我从高中毕业，决定去云南做手艺谋生。临行前的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自家酿的米酒，母亲炒了几道小菜，算是为我饯别。那晚，父母叮咛了我许多。父亲对我说话的时候，时常抬起手腕看手表，令我感到迷惑不解。

第二天，父母送我去古山车站。临上车，父亲拉住我的手，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给我戴上，淡淡地说：出门在外要把握时间。说完，他就把我推上车。坐在车里的我精神恍惚，直到下车时才想起父亲给我的临别礼物。那是陪伴了父亲四五年的钟山牌手表。我才明白，那晚父亲的异常举动是在与手表告别。

父亲曾是荷园中学校长。那时，高考制度刚恢复，学校里的教育任务特别繁重。手表是教师的好伴侣。当时物资匮乏，经济也不景气，听母亲说，父亲当校长时连一件体面的东西都没有。年终时，父亲把家里的猪

卖了，加上平时从牙缝挤出来的钱，才买了这只手表。

父亲对这只手表非常爱惜，只有上课会戴，干活、洗衣时都摘下来。大约三个月后的某一天，父亲下课后像往常一样脱下手表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，等到晚上发现手表不见了。父亲六神无主，回忆整天的工作细节，回到教室问了学生，又到办公室问了同事都没有收获。

一年多以后，父亲收到一名学生的来信。信中写道：我是你教的毕业班的学生，知道你手表丢失的事。

得知手表的下落后，父亲通过关系，拿回了遗失一年多的手表。后来，父亲每次看到失而复得的手表，就会想起那位学生。真要好好感谢他！父亲感慨。

然而，在我第一次出远门时，父亲却把这只手表送给了我。这手表承载着一份珍贵和拳拳父爱，在我人生最孤独、无助的时刻一直陪伴着我。

记得1985年2月的某天，我在云南昭觉县一个寨子的某个农户家中借宿，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围坐在篝

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你若喜欢，就拿来爱吧

□一笑

坐在田垄上

一整个下午，阳光一直照在身上
麦苗，蚕豆，沿阶草
浩浩荡荡地在我身边绿开来
喜鹊叫得欢喜，但这声音实在不好听
白玉兰也要开了，一朵玫红，一朵玉白

春天能播种的事物太多了
我如此愚钝，我为很多不可预知的结果
承担错误、自责和愧疚
为了避免痛苦，我沉默不语，节省笔画
哪也不可去的午后
我面朝西边，坐在田垄上
让春风一次次收割自己
也向春风面壁思过

可 爱 的 事 物

我爱平静的水，爱荒野里随风摇动的菊花
爱站立在枝头的蒲公英，爱树上安稳的鸟窝
爱一行诗句里紧扣的唇，爱夕阳下背影的弯曲
眼前的事物都在发生赞美
村子一如既往地成长，而我不再年幼

素 事

出去散步
总要折几枚新枝回来
海棠枝，柳条枝，蔷薇枝
或者没名字的草枝
醒目的绿可拿来安慰
它们并非是一朵花
花有心事，心事多让人心疼
在我眼里它们像极了邻家的姑娘
清丽
温和
恬淡
你若喜欢，就拿来爱吧

一朵花正开

你要来，我就走上前去
披上没有修辞的外套，拄着身影
一步一移，接迎

四周乔木常绿，色彩明亮
西边有初落的斜阳
正一穗穗地为我搭桥

你那么宽阔、安静，令我欢喜
而我，清瘦、低沉，常用月光
织无用的诗词

好吧，折几枝上好的梨花
备一盏好酒，煮一壶好茶

我一个姑娘家，这喜悦之情
是被春天悄悄按上树枝的